

豫章叢書

第二冊



溪堂集卷八

臨川 謝 逸 撰

論

袁盎論

世之論者以爲袁盎質直好義辯論人主前挺然有忠臣之節愚獨以爲不然盎陰持縱橫變詐之術陽爲忠直以幸人主之知快私情于一已賣聲名于天下此固暴悍勇鷙之小夫聞其風而悅之忠實篤厚之君子未嘗不鄙其爲人也絳侯誅諸呂安劉氏功高天下文帝見而加敬亦先王畏相之義也盎以謂

絳侯有驕主之色不宜禮之太過幸而文帝寬厚置而不問倘秦二世隋煬帝聞此言絳侯不知死所矣又況盎兄與絳侯交游懽甚借使絳侯有驕主色盎何不請問而規之彼必聞而改也文帝初未嘗詢絳侯得失而盎輒以危言中之亦足以明發盎之少恩矣淮南王之遷蜀盎力爭之以謂一旦蒙犯霜露客死道旁則有殺弟之名旣而淮南王至原誤旣從漢書改而死文帝哭之甚哀悔初不用盎之言盎旣不咎原咎而文帝之失又從原誤而譽之以謂淮南王之死意補文帝之失又從縱而譽之以謂淮南王之死不足悔也且以淮南王爲當遷耶則初不宜以爲非

以謂不當遷耶則終不宜以爲是此

原誤則

與反覆賣

國之人何以異哉盎與鼂錯有隙錯議削七國七國
舉兵西向以誅錯爲名漢廷諸公相顧失色盎獨宣
言于廷曰不足憂也今破矣疑若有必勝之策及景
帝屏人與語但言斬錯以謝七國兵可無血刃而罷
錯旣斬于東市而七國之兵不退則是假天子之威
以報私讐耳忠于國者固如是乎至如斥趙談驂乘
卻愼夫人坐責丞相不下士皆有爲而發非出于誠
心也昔汲黯折張湯

湯下原衍折字

詆公孫宏灌夫侵田蚡

罵程不識固有益之風矣然此兩人者以樸忠自信

雖面折大臣無所阿避察其心實無他也司馬遷稱
蓋仁心爲質引義慷慨豈知言哉

辨

毀辨

君子小人不能無毀也天下君子寡小人多故君子
得毀常多而小人得毀常寡也叔世之士溺于俗學
見道不明用心不剛譽毀未嘗出于好惡之公心而
一徇于流俗之私情有人焉卓然拔乎流俗之中推
好惡之真情公天下之毀譽庶幾乎天下適于正矣
而小人不便于已也沮毀排陷同然一詞平居抵掌

議論恨不卽其人唾其面而辱之嗚呼爲君子者何
獨不幸于世哉世之議者以謂揚雄之解嘲韓愈之
釋言不作可也作之則近乎隘余獨以爲不然孔子
固嘗毀于長沮桀溺矣未嘗不辨也其言曰鳥獸不
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孟子固嘗毀于
臧倉矣未嘗不辨也其言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
氏之子焉能使于不遇哉雖孔孟之原誤言約于揚
韓然言之約乃所以深辨之也孔孟揚韓遠矣安得
推好惡之真情者與之論天下之毀譽哉

陳極孝子辨

陳孝子幼喪其母長而事其父謹甚父老且病篤孝子求善藥進焉父揮去之曰吾死無意于世矣又飭家人饌膳羞孝子自奉而進父不食百計悅之不一顧也孝子恐私自謀曰父死吾何生耶與其父死而吾生又孰若吾死而父生乎吾嘗聞諸長者云人之肝可以愈疾味且珍乃潛入其妹室啟奩竊取剃刀礪之石袖而入漏室解衣刺其腹刃入其膚半而不下復歛衣繫帶取袍中小刀妹躡其足而問焉孝子叱曰男人入漏室而女子從之可乎妹退卽扃其戶以小刀剖其腹徑寸又加以指

原誤措

抉肝出剔其半

原誤

子置地納其半腹中乃啟扇左手掩其腹偃而行

右手提肝出與其妹曰漬以苦酒燎之烈火以食吾

父問其故給之曰宰夫殺羊以其肝饋妹如其說父

不知其子肝也以其味珍食之竟越二日而死孝子

雖臥床猶號呼晝夜不絕聲

原誤

當是時鄉之父老

子弟皆爭知之以後爲羞驚且嘆曰天下人之愛其

親者莫如孝子之篤也天下之所謂賢者莫如孝子

之難也或曰是里聞

原誤

之州長俾奏之朝廷請下

其奏可爲天下法余謂里巷小民平居不肯一勞其

筋力苦其心志以事其父母甚者至于詬罵而不顧

孝子非木偶人也豈不知剖腹出肝之爲痛哉豈不知肝出而殞其命哉誠不忍其父不食且死故解衣剗刃于腹中剔其肝如俎上肉使旁人視之驚悸無人色而孝子聲氣不動揚揚自若也又幸其不死出入里巷間可以警動小人之不孝者噫孝子視衆人亦賢矣然余竊有疑焉孝子儒者也讀古聖賢之書者也讀其書必施其行古聖賢未嘗不孝于親豈殘身體殞壽命而爲之哉使天下之人聞孝子之風而嘆息斯可矣不幸聞其風而效之也見爲人子而孝于親者不免于其死也敗風俗傷教化莫大于此若

是則孝子免於聖賢之誅幸矣又安可奏之朝廷而
下其法于天下也哉孝子臨川人名極應進士舉

佛齋辨

庖人張宣與浮屠道倚慕寂募

原誤旬

民錢爲佛齋期

年而獲民錢萬緡宣一日過余語其故余謂宣曰汝
庖人也操刀匕從事于鼎鑊之間取其資以養親畜
妻子足矣以何道而獲民錢如是之多哉得非借資
于浮屠以死生禍福之說蠱惑愚民而邀取其利乎
萬緡中人十家之產也而以爲一飯之費何益哉汝
能以其資轉而爲有益之用斯善矣余試爲汝畫之

今國家北與契丹講和饋賂之費歲有

疑當數萬西作百

有靈夏之師持戟之士仰哺于縣官者日費不貲汝能以其資輸之大府以助國家之經費可乎汝饑而食寒而衣所以禦饑寒之具者取之農民也比年水旱爲沴吳楚之墟稂莠其稼荆棘其桑農民操瓢囊乞食于道路者肩相摩足相躡也汝能以其資易粟而賑給之可乎茲二者當今所尤急汝幸然吾言庶幾有益于用而不負于其求也宜艷然不悅曰宣之所以求其資甚力且勤也然行之而卒不悔者將欲飯僧而求福利耳國家之經費農民之流亡何預吾

事哉余既聞之因深思而嘆曰嗟乎若宜者天下之
愚民也飯僧求福利異端之說也矧國民販窮民先
王之教也宜一陷于異端之說雖勤苦而不悔聞先
王之教則怒形于色嗚呼異端之說入人也深矣欲
其聞吾言而化也難矣在位者聞之乎抑不聞之乎
抑亦樂其說助其資鼓愚民而從之乎安得健決之
吏不顧一世之毀原脫譽斂其資而爲有益之用乎杜
宣于庭荷其首令之于市以解民之惑乎嗚呼健決
之吏世果無之乎果有之而未發乎余悲之故記其
說爲佛齋辨庶幾有待而未發者聞余言而動心焉

書

上南城原作城南饒深道書

某臨川人也祖廬在關市之衝鄰之東西有畫工曰施氏郝氏施氏每畫則含毫和鉛睥睨霜綃迅奮一掃萬象呈列奇怪變見鬼工神械似非人力所能觀者皆目瞪口呆張恍然疑駭徐而爭持金帛高其價而市之至郝氏則窮日之力舐筆傍徨而不決艱難僅成盈尺之幅未及展玩而市人皆抵掌笑之矣由是施日益富而郝日益貧居一日郝語其姬曰彼與我皆人也彼工而吾拙豈天俾之然耶特未得其術耳

適投筆裂繒偃僕而進謁于施氏之門磬折百拜而

言日子願

原誤
子願

得畫之術施憫其貧而嘉其勤且篤

也與之坐而告之曰畫非一端子試言其大略子將
觸類而長之夫畫馬難于畫骨而畫毛中之骨尤難
畫花難於畫葉而風中之葉尤難畫龍蜃則矯矯如
驤首于江湖畫林蟲則趯趯如鼓翅于原野鬼神貴
乎怪水石貴乎清子歸闔戶瞑目坐想天下之物千
彙萬象于前然後振筆一洒其畫豈歉于子哉郝如
其說不三日而名與施相若僕聞之慨然嘆曰畫工
技之至賤者也尙不恥相師况圖冠方履而號爲儒

者乎僕自是諄諄然竊有意于求師也僕生二十四
年矣十五六時有客自盱江來得執事之程文手抄
口誦于几席之間嘗模楷其語法然是時若童子之
愛金徒知可愛而不知其所以愛也自後執事以雄
才巨筆掇甲科僕加景慕恨不得一瞻風采去年之
冬遊學豫章適遇執事蒞獄掾于此方下車之初亦
嘗聞名于典謁然尙未盡其胸中欲言者比于令姪
處又得執事之文數篇始大悔悟曰有豪傑如執事
者而不往師之獨不愧于鄰之郝氏乎輒寫近作雜
文一篇捧詣門下以爲進見求教之資執事者當憫

其愚而嘉其勤且篤也凡爲文之旨趣命意之淺深
造詞之工拙趨向之是非皆別白而訓之僕非敢望
退而三日與執事之文相若倘僅得彷彿亦此生之
幸也抑嘗聞本深而末茂行峻而言厲是韓愈之訓
尉遲生也激之欲其清揚之欲其明是柳宗元之訓
崔嵬也以意爲主以氣爲輔以辭采章句爲之兵衛
是杜牧之訓莊充也此三說亦粗得文之旨矣然三
子之文亦無聞于世僕竊意當世之士所以求教于
賢人君子者特沽名譽耳訓之者雖竭其誠而聽之
者未必能行之也僕今日之來非敢沽名釣譽也干

冒尊嚴不勝戰汗之至不宜某再拜

墓誌銘

陳府君墓誌銘

始余不知地理學家有郭璞一行書以覆醬瓿

原誤瓶

罵日者一錢不直及考三代載籍見古公亶父走

原作

羅馬岐山之陽馬未輟鞍奉龜以告克協人謀幽人

從公劉陟嶽降原以相陰陽幽居大理周公曉立澗

澗之上揚火以作龜惟洛是食然後喟然嘆曰地理

書不可泯也如此於是友人陳之奇與其弟之中將

改葬皇祖府君諡于余曰皇祖葬十一年矣卜之者